

人生百味

涪陵下下的盛夏，河谷兜聚伏天热浪，连绵丘陵锁死四散的暑气，天地万物尽数焖在滚烫气流里，像一口架在群山间的铁锅，慢慢炙烤。儿时的我们，便是锅沿一丛柔嫩野草，整日被烈日无休止灼晒。汗水在肌肤凝成细密盐花，不谙世事的稚气一点点消融，心性被日光烘得通透坚韧，骨子里生出不服输的韧劲，年少的我们早早被故土的酷暑“烤熟”了。

儿时的夏天，正午日光灼烫脚板，门前清悠悠的流水就是最勾人的解药。溪水上总会飘着厚厚一层墨绿的浮萍。我和小伙伴们总爱蹲在岸边悬空的石墩上，眯着眼一头猛扎下去，只剩两只脚在水面上乱扑腾，一口气从这头钻到那头，隔半天才在远处冒出来，浑身的热气瞬间被溪水洗净，整个人爽得连骨头缝都发酥。入夜暑气依旧不散，我们搬来竹凉板、铺好粗布凉席，直接在开阔院坝打地铺。山野蚊虫成群，稍不留意就被叮出红肿大包，痒意钻心入骨，抓挠过后连片红印刺痛难忍，满身燥热混着发痒的皮肤，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安睡。

大人们顶着烈日下地掰苞谷、摘棉花，暮色降临也不得清闲。夜里我们这群大孩子，齐聚院坝借着月光搓剥白天收回的苞谷。前半夜连晚风都裹挟灼人的温度，我们围坐一处说笑劳作，粗糙苞谷壳磨得指尖生出透亮水泡，常常忙至凌晨一两点才肯歇手。后半夜晚风终于捎来山间凉意，躺上凉席，母亲手持蒲扇静静坐在身旁，一下下缓缓摇动，既驱散绕身蚊虫，又把滚烫热风揉成软乎乎的清凉，我们才得以沉沉睡去。

待到远近农家的鸡鸣便此起彼伏，

老篾匠

胡晓彤 浙江

暮春的风软，吹过村口竹山，吹进半敞的竹篾坊。我路过时，陈老爹正低头破竹。

一把磨得发亮的篾刀，握在枯瘦如竹根的手里，唰唰两声，青竹应声裂开。竹皮青，竹肉白。竹渣簌簌落下，溅起青石板上一小蓬薄尘，带着草木清气，压过了经年的陈旧味道。

陈老爹背驼得厉害，俯在竹架上，像一张绷紧的弓。竹条在他掌心翻折、穿梭，服服帖帖顺着指缝走。削落的竹青皮薄薄一卷，堆在脚边，白青相间，蓬松卷曲，像褪下来的蛇蜕，空落落的，还留着以前的轮廓。

竹架一角，挂着一只旧竹篮，边沿油亮，篾条断了两根，用布条草草缠着。那是他三十年前给妻子编的采茶篮。

那年春茶季，天色未亮，妻子提着它上山。茶叶一把把丢进去，露水顺着篾缝渗出，滴在土里。后来她不再了，篮子没人用，他舍不得扔，就这么挂着，蒙了灰，像在等谁。村里人都夸陈老爹的手是全村最巧的，可谁也说不清，那根断篾他为何不修。

年轻时，十里八乡都来寻他。茶箩、米筛、菜篮、粮筐，样样做得细密扎实。他的篾活有一桩死规矩：每一根篾条必须刮三遍，刮到指腹摸过去像水一样滑，才肯上架。有后生学艺时图快，刮两遍就想递过来，他接住，指头一摩，眉头便拧起来，也不说话，只把篾条搁在一边，另取一根从头来过。

那时作坊热闹，竹声簌簌，笑语阵阵。妻子在旁择竹渣、理篾条，孩童在院门口追着竹絮跑。他在竹架前一坐就是一整天，腰酸了也不肯歇。妻子端一碗凉茶，碗底搁在竹架上，一声轻响。他头也不抬，只低低嗯了一声，手底下篾条穿梭如飞。

后来年轻人出去了，塑料器具遍地，找他做活的人越来越少。偶尔有老邻居提着豁口的旧米筛过来，也不说编新的，只让他换两根篾条。老爹不收钱，修好递回去，那人道声谢走了，竹篾坊又只剩他一个人。

他依旧每日上山砍竹，破篾、编织，动作熟练得成了本能。只是编好的竹器很少再有人问津，叠在墙角，蒙着薄灰。竹篾依旧柔韧，只是再也兜不住鲜活的烟火了。它只剩下一个去处——盛着他老去的光阴，日复一日，悄无声息。

暮色漫进作坊，村里的灯火次第亮起。陈老爹停下手中的活，缓缓直起身子，骨节发出细微的声响。

他拿起那把陪了他一辈子的篾刀，抬手，稳稳插进墙面的缝隙里。转身时，他看了一眼那只旧采茶篮。犹豫了一瞬，伸手取下来。枯瘦的手指摩过断篾的毛刺，那截旧布条是妻子生前缠上去的，布纹里还嵌着干透的茶渍。他摸了很久，放回原处，动作很轻，像怕惊醒什么。

墙边竹筒层层立着，空空荡荡。晚风穿堂而过，发出呜呜的轻响，低低的，沉沉的，像吞咽，又像呢喃。

竹筒吞着山里的风声，吞着远去的砍竹回声。几十年前，他年轻力壮，扛斧上山，砍伐落竹的脆响清亮亮的，响彻山谷。那时风声浩荡，人声热烈，岁月滚烫。如今，风还是山里的风，竹还是山里的竹，只是砍竹的少年，早已成了垂暮老人。空洞的竹筒，一遍遍咽下老人的叹息。

山风又来，竹屑翻飞。老人站在满屋竹篾的影子里，一动不动。

天光微亮，朝阳从屋后山坳翻涌而出，大地瞬间重回蒸笼模式，滚烫热浪涌上脚踝，闷热扑面而来。如今回想，洒满银辉的月光、蒲扇拂来的晚风、阖家围坐说笑的画面，都是温润动人的旧影，可当年难熬的伏天里，人人都逃不过烈日暴晒、脱皮燥热的煎熬。

十一岁那年，我独自上山割牛草，真切体会过盛夏极致的灼烤滋味。天刚蒙蒙亮，推开屋门，晨风还带着微凉。可没走多远，日头便升了起来，滚烫热浪迎面扑来，院坝的青石板被晒得发烫。我腰别镰刀，背着半人高的竹编草筐走向后山，茂密草木间浮动阵阵灼人热气，毒辣日光直直砸在单薄后背上，起初只是微微发痒，片刻后转为钻心刺痛，最后整片脊背便麻木僵硬，如同一块被彻底烤干的树皮，只剩挥之不去的滚烫。

汗水不停滴落，浸透额前碎发，涩得双眼难以睁开，粗布衣袖随手一抹，便是一道雪白盐痕，转瞬又被新涌出的汗水覆盖。身上的短背心完全湿透，紧紧黏在后背，轻轻一拧便能拧出半捧水来，被热风吹干后，后背结起一层粗硬盐壳，摩擦皮肤刺痛难耐，喉咙干得像要冒烟。我俯身趴在山河边捧起凉水猛灌，清凉刚落肚，走不出百十步便化作汗水从毛孔渗出，循环往复。整个人如同先用盐水腌过，再丢进烈日暴晒的一块肉，日复一日脱水，皮肉紧绷发疼。

日头越来越高，灼热光线似无数烧

红细针，扎得后颈火辣辣生疼。行至半途体力不支，便到河边树荫歇脚，双脚泡进溪水降温，低头才发现脚底早已烫出细小水泡。对岸，鹭鸶垂着翅膀静立竹枝，懒得振翅高飞；河岸边，老牛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鲜嫩青草摆在嘴边也无心啃食，只是拖着长长的牛鼻绳，一遍遍往水边挪动。我摘下草帽使劲扇风，草帽边沿早已被汗水浸透一大圈，随手一甩便是一串晶莹水珠，舌尖无意识地舔到嘴角的汗水，满口清苦咸涩——那是年少便分担家计独有的滋味。

那些连蝉鸣都被烤得发蔫的午后，那些砸进泥土里瞬间就没了影的汗滴，悄无声息就把我十一岁的青湿烤化了。那时候我就懂了，过日子从来没有凭空来的甜，你得先舍得淌下汗，才能把生涩的自己，慢慢活成能站稳的模样。

大人们说的“熟”，从来不是晒脱几层皮那么简单。是把身上那点轻飘飘的稚气全烤成烟散掉，把骨子里软塌塌的稚气烤尽，把筋骨烤得更结实，把那颗小小的心烤得越来越强大。

后来我才终于明白，故乡的那团夏日之火，早早就把我的成熟烤进了骨子里。往后的日子，天热时我不慌，天冷时我不馁，那些从烈日下练出来的韧劲，早就成了我骨子里的一部分。我永远记得那个攥着镰刀站在田埂上的孩子，是故乡的夏天，用最滚烫的方式，给了我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带着烟火气的硬脊梁。

夏天 万物摇响绿色的风铃

(外一章)

秋石(天津)

夏天，大地上的火焰燃烧。

阳光不再含蓄，一树树的叶子被染成浓得化不开的绿。无休止的蝉鸣，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声叠着一声，仿佛永不终结的序曲。

白亮亮的云朵，慢悠悠地浮在湛蓝的天际，时而聚拢，投下大片的清凉；时而散开，任由白花花的光，肆意流淌。

一场骤雨，不期而至，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草木与泥土的味道。

雨停了，一道弯弯的彩虹，横于远处的山脊之上。

落日熔金，把辽阔的天边，染成大片的橘红。

一袭清凉的晚风，穿过巷弄，吹散了白日的燥热。宽大的阳台上，蒲扇轻摇，如水的月光下，有人在倾听古老的传说。

旷野中，萤火虫提着或明或暗的微光，在草丛中寻找幸福的时光。

夏天，万物摇响绿色的风铃。它热烈、坦荡，生机勃勃，在山川、湖泊、田野、村落，孕育绿色的诗行。

七月，田野的乐章

七月，从远方吹来的干热风，

山野风物

青片的风

钟小琴(四川)

从绵阳出发，经过两个多小时车程，我来到了北川的青片乡。

青片乡乡镇有两座桥，我称它们为内外桥。内桥是青片乡镇的老桥，是青片人的家园，藏着烟火与归心；外桥是青片大桥，通往古老的西窝羌寨和小寨子沟。

桥底有水，桥面凉。五龙寨和正河村的水，在浅波里打了个滚，从北而下；另一沟水，从西边的西窝羌寨和小寨子沟一路蜿蜒而来，在青片场汇成了青片河，再汇入北川的母亲河涪江。河风裹着河水的凉意，轻拂肩头，清清爽爽。

驻足桥头观望，但见漫山遍野长着红杉、金钱槭、松树等树木。林间枝叶沙沙作响，空气中混着重楼、厚朴、当归独有的药香，还夹杂着荞麦、玉米、山药淡淡的清香。山风穿过层层枝叶，草木与药材淡淡的清香四处弥漫，闻着，让人的心安静下来。

缓步走进场镇。路边石阶上坐着几位聊天的老人，竹篮里摆着刚采回来的山货，不紧不慢地拉着家常，那乡里乡亲的语音里，延续着祖祖辈辈的山风。在彩旗猎猎的广场，羌族的兄弟姐妹挥动着彩帕翩翩起舞，帕角带起阵阵轻快的风。

带着自然的野性。

层层叠叠的稻田，铺开无边无际的绿绸，一阵风吹过，掀起阵阵绿浪。

新农人戴着一顶白草帽，一架植保无人机在低空盘旋，洒下来的水肥，让正在分蘖的秧苗吮吸生命的养分。

偌大的荷塘，田田的荷叶，挨挨挤挤，把白茫茫的水面遮得严严实实。粉白的荷花，开得漫不经心，有的半拢着花瓣，仿佛半遮半掩的少女；有的完全绽开了，露出嫩黄的莲蓬。一只红蜻蜓，飞起，又落下，站在荷叶上打滑，扇动的翅膀，抖落一颗颗晶莹的水珠。

蹲在田埂上的青蛙，鼓着腮帮子叫阵，“呱——呱——”声音浑厚又悦耳。几只白鹭在浅水中梳理着雪白的羽毛，像一朵朵慵懒的云。其中，有一只低头啄食，吃饱了，就单腿站立着，像一尊美丽的维纳斯。

不知疲倦的知了，躲在浓浓的树荫中，声嘶力竭地唱着重复的调子。

夕阳西沉，田野上，青蛙的叫声渐渐稀落，白鹭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的苇丛。只有稻田还醒着，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把这夏天的燥热，都酿成秋天的金黄。

锦里诗苑

牵住时光

(外一首)

陈伟震(浙江)

从浙江回到江西老家
牵着父亲的手散步
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
树荫下他歇过脚，也抱过我

想起小时候
父亲总喜欢赶着月光，用粗壮有力的手牵着我，生怕我走去他走得快，我一路小跑跟着他的影子罩着我，像移动的伞

今天，在铺满阳光的村路上
我紧紧攥着父亲苍老的手
陪他缓慢地散着步，他步子慢了我半拍，我也跟着慢了半拍
他在右，我在左
寸步不离，就像小时候
父亲攥紧我一样

父亲病了

从金华赶回江西余干
担忧比高铁还快
车窗外的稻田和村庄
像父亲的一生，被我一页页翻过去

小时候他把我架在脖子上
去县城看龙舟赛，我尿了他一裤子
他笑
如今他躺在病床上
身上插的管子比我的血管还多

我写过许多关于他的文章
一个个铅字像药片
我多想它们能站起来
赶走他身上所有的病痛
可它们只是躺在纸上，一动不动

此刻，站在父亲的病床前
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悲伤不已
原来，他熬尽一生把我举高
我却够不到他垂下的病痛

我是光落在人间的影子

(外一首)

李新苗(四川)

浓雾漫过街巷，你穿破雾霾
涌出滚烫希望，一身藏蓝
正气翻涌成浪
卷走暗处蛰伏的邪恶
撑起人间的公平正义
奔走阡陌，警徽淬满细碎天光
铸成抵御危险的铠甲
九楼火场，浓烟吞没了视野
一道声息穿透肌理
背负起被困者踏过火浪
汗水浇熄了烈焰
淬炼出不屈的力量

你是坚向人间的清光
辨识明暗，照见人生百态
晨光漫过卡口，映见战友
熬红的眼眶
恰似落日熔金，温柔又滚烫
迷途老人、晚归医者、夜行路人
都被那布满红丝的目光温柔照亮
我无力以一己微光照遍人海
便做天光垂落大地的影子
朝朝暮暮驻守街巷寻常
长夜无边，这身藏蓝
便是永不熄灭的光

半生笔墨写人间值得

少时的远方，在警车穿梭的街巷
对讲机的回响，是未知的奔赴
青年时奔赴千里之外
长夜蛰伏接道，攻坚大案
都是热血战场，尘埃落定
民众掌声铺满归途

中年的远方，就是辖区街巷
市井巡走，安抚琐碎寻常
如今的远方，是退休摘下警号
回望半生风雨，只道值得
值得二字，笔画单薄
却承载半生重量。以千百次
出警作横，无数深夜作竖
警徽为点，警棍撑住岁月风霜
追捕转弯为撇，抬手敬礼为捺
笔墨未歇，仍在人间续写篇章

到交棒日，落下最后一笔锋芒
这番滚烫，不必向旁人宣讲
只说给自己，此生从未虚度彷徨
在岗亭远眺，目光不追前路山海
独望来时长路，起点是警校校门
当年行囊单薄，唯一枚警徽入怀
岁月磨空行囊，警徽依旧压在心上
在岗一日，便守一方烟火如常
待转身摘帽，半生浮沉尽数归藏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值得

小

石祥瑞 蒋启行(江苏)

握着一截晚风
走在无人的小路
树把影子铺成白纸
月亮轻轻，落下一笔
人间的喧嚣都隔在远处
草尖藏着细碎的光

我不追赶流云
只等一颗安静的星
落在我空空的手掌
世界很小
小到只有一朵野花
和我，对视良久

青花流水

周根林(浙江)

一团泥揉进纯粹
渗出无数难写的情感
搅一缕阳光入泥坯
述说封存在青釉里的那些情绪

雨滴入柔软的泥土
流水一次次湿润皴裂的伤痕
岁月析出霜白的盐碱水印
等待一双手揉捏旋转的风月

昨夜折叠的泥坯
卧在窑炉里煅烧出满身亮泽
和光鲜的纹身
漫开青蓝的莲花和水迹

父亲与秦腔

林凯(陕西)

没有唢呐、黑管
也没有二胡与铜锣
父亲小心翼翼地秦腔藏在心里
只在西北风吹不散
黄河水诉不尽的压抑时
才把秦人特有的声腔
抛向八百里秦川
随一路渭水，漫过滩涂
去抚慰奔放和豪迈的血性

善与恶

王梓旭(天津)

耀眼的恒星
世人称颂它是光
光鲜之下，却蚕食微小的星光
幽深孤寂的山洞
人人都以为坠入黑夜
深渊深处，却独守不变的法则
一明一暗，恒星与山洞遥遥相对
恍然才懂：世间本无绝对善恶

雨后

刘济铤(内蒙古科技大学)

泥水在脚边溅起一朵浪花
环卫工走过，像被雨淋湿的午后
湖面微微伸着懒腰
雷峰塔在水影里，侧了侧身
柳枝垂着，像一句还没说出口的话
石头上的字被来来回回的浪
磨得又轻又薄
那年你站在河边，水从指缝溜走
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风里，我一直没问，你在等哪个季节
后来银河落满谷粒的碎影
铁树用铁枝撑着灯
光晃了又晃，晃了这些年
雨终于停了，可河床还湿着
像一道没愈合的伤口
朝天空慢慢冒着湿淋淋的热气

读书的时光

陈敬霖(成都理工大学)

没有风的日子，坐在窗台
等鸟飞来，捎来花的芳香
安安静静看书，书香在静谧中流淌
书里关于明天的形容
是高山之上的流水
是蓝天之上的云彩
读一读，心情就豁然开朗
仿佛穿梭到了空中
和鸟一起翱翔，一起栖息
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疲惫

光阴

严博熙(四川)

在缓缓流淌的光阴里落笔
写理想，也写岁岁温柔
意气飞扬的少年时光
追着朝阳，也奔赴漫天流星
纵然跌倒，也是年少的勇敢
遥不可及的憧憬藏着希望
清风拂去往日的影子，最珍贵的
风景是你我并肩同行的模样

西江月·夏夜暗曜

(外一首)

杨震(广东)

暑气暗蒸石巷，晚风细递蚝香。
指端凉映越霖霄，撩动禅城气象。
舌底回甘初透，鼻尖清苦深藏。
世间万象亦微伤，独剩鸣蝉涕响。

七律·留白

大块空茫日影孤，羲和急辔岁华疏。
千山雪映雕龙枝，几点烟消化蝶图。
指上未弹弦外意，杯中已揽月边壶。
欲从高顶观今古，且看千帆过碧湖。

清平乐·题跑车

(新韵)

元启(湖北)

君往何处？风起入长路。
当见气鸣行夜幕，鸣笛声震千步。
黑甲勇驰雨骤，金眸穿透雾浓。
峭岭平原并过，沧桑未染车踪。

